姓名	留吉
陳真	登錄於: Tue Sep 21 23:02:38 2004
	http://tw.news.yahoo.com/040921/43/105d7.html
	中央社 2004 / 09 / 21 (星期二)
	何大一:中國大陸愛滋病臨界爆發流行邊緣
	【中央社 】 (中央社記者紀錦玲華盛頓二十日專電)愛滋病研究專家何大一今天在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和平基金會一場餐會表示,中國大陸愛滋病已到了全面爆發流行的邊緣,如果不採取積極防治措施,到了二0一0年中國HIV帶原者,將高達一千萬人,甚至更多。
	何大一說,目前中國大陸擴散較嚴重的地區,包括新疆、雲南、河南與湖北等地。前兩地因 為外國旅客、毒品交易等管道感染愛滋,後兩地因為農民賣血而感染居多。
	他指出,大陸上海等沿海地區,可謂列入已開發國家,但走到河南內地,卻還在「開發中」 ,農村非常貧窮,農民需要靠賣血賺錢,給小孩子付學費。
	這位愛滋研究專家感傷地表示,河南省因為賣血普遍,愛滋病很快擴散。他曾經到這些農村 ,發現農村所舉行的葬禮,有百分之九十是因為愛滋死亡。村裡有太多太多愛滋孤兒。
	何大一說,根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全世界有一千一百萬個愛滋孤兒,但中國大陸卻沒有確切數字統計,到底有多少愛滋孤兒,這是嚴重問題。
	來自台灣的何大一,長年研究愛滋病,今天在卡內基基金會餐會中,當著美國研究東亞專家 、中國大陸專家們提出呼籲,他說,聯合國資料顯示,大陸愛滋病流傳速度,已到了全面爆 發邊緣,如果不趕快採取防治行動,後果不堪設想。930921
我怕社運	登錄於: Mon Sep 20 00:08:14 2004
	我自己先自首好了,免得別人突然看到會心裏難過。這是要給蘋果的(報紙登出前,請勿轉 載)。給「同志」們潑這麼一盆冷水,實在沒有惡意;只是很不喜歡台灣式的社運就是了, 好像一種演藝事業。
	這些根本問題不改,許多所謂改革,只是徒具虛名。所謂社運,從裏子到面子,從皮毛到骨 肉,從形式到內容,從手段到目標,幾乎就是選舉的翻版,無甚差異。連講這些都似乎徒然 ;一個問題,時間久了,積重難返。
	那些乍看相似、其實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東西,卻往往被直接複製,就好像我們不斷從政治人 物和選舉這些東西裏頭複雜一模一樣的言行思維,彷彿它們屬於同一種事物。
	在台灣,有時你真難講說所謂知識菁英跟政治人物跟社運人士三者之間有什麼差別,至少我實在看不出來。三位一體,全是同一種人;根據同一種價值,用同一種手段,追求同一種東西,對人事物做出同一種評價。
	陳真 2004. 9. 19.
	=====================================
	陳真 2004. 9. 16.

我在台英兩地,多少有點社運經驗,感覺完全相反。前者以「論述」為能事,儘隨鎂光燈起 舞,動輒治國平天下,講一套漂亮思維。燈光黯淡處則乏人問津,彷彿根本沒這回事。「熱 情,就跟股票行情一樣,隨著外在矚目程度而變動。

而且,分別心很重,身份有高低,人員分貴賤,沒有幾兩重,往往難以插嘴。社運本是眾人 事業,卻成為一種菁英秀場,對外總是名人領銜演出,動輒發表救國救民宣言,彷彿一切因 之大功告成。 裏頭待久了, 喪失熱情和信任, 原來改革者比被改革者還封建野蠻。

西方反戰運動很驚人,但我卻從未見什麼「論述」或「名人宣言」。社運就是一種生活,滲 透在食衣住行每個層面,而不是特定時空下的一種新聞性活動。比方說向來支持軍火貿易和 侵略戰爭的ESSO 石油公司(在美國叫ExxonMobil),對它的各種抗議、抵制或非暴力騷擾,從未間斷。一些 歐洲人的車子上總是貼個「禁止 ESSO, 貼紙, 上面畫著一根加油管, 不是滴出石油, 而是滴出鮮血。

西方人並不反智,更不打高空。社運畢竟不是政治本身,更不是學院作文比賽。它是一種信 仰,信不信由你,沒有多少議論空間。就跟傳教一樣,著眼於某種概念價值在任何一種現實 世界的呈現,而非著眼於某種現實本身。它的正當性,並不來自於某種智性上的(intellec tual)認知,而是來自某種道德(moral)態度。它最終不是考慮利害,而是考慮對錯;旨 在提倡或確保某種挑戰現狀的價值原則,而不是提出一套符合多數人口味的政見或具體施政 藍圖(那是選舉,不是社運);更不該談什麼武器效果優劣,以便議價。

比方說人權組織,必然只根據某種原則性規範及普世價值來從事良心犯救援或人權保障,不 會在政治層面上提出施政藍圖。它當然可以要求人權立法,但這樣一種要求,依然基於某種 普世原則或特定價值,而不是基於一套出自利害考量的政治見解。

一些人權團體,比如國際特赦組織,更禁止成員在從事救援良心犯的同時談論該國政治。即 便前幾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十分激進的「無國界醫師組織」(MSF),經常譴責列強或獨 裁政權之彎橫政策,但再怎麽激進,也不會企圖提出一套施政藍圖來促進當地和平或解決人 權問題。並非他們無能論述,更非懦弱,而是因為那根本不是社運該做或能做的工作。

,世界各地反戰運動可就輕鬆了;不用再冒著被關被打的危險去反戰,只要從根救起,「止 戰」就行,只要叫自己政府和世界各國簽訂五十年和平條約不就得了?沒幾個人會反對這樣 的美事吧?但現實是如此童話世界嗎?歐洲各國民意大多反對侵略伊拉克,但他們的政府還 不是一樣照挺美國? 社運該踏實,不要膨風。踏實就是做自己實力範圍內的事,一分實力就做一分的事,不要唱 高調,不要自欺欺人。能力大小無所謂,只要把能力所及的工作做好就行。比方說,該「非

名稱變來變去的台灣「公投非戰家園」團體,近日重申所謂「止戰取代反戰」的說法,謂之 根本思維之思想釐清,但究竟釐清了些什麼,我實在看不出來。如果這樣一種社運方式可行

七百人。如果連這樣簡單的網頁更新工作都不願做好,何必宣稱什麽千秋和平大業? 我不是要比賽誰做得多,做不做社運都無所謂,畢竟它只是少數人企圖改變多數人的一種活 動。我只是想說,為什麽言行不能平實一點,切實做好那些能力所及的工作就好?何必好高

戰家園」團體必須連署八萬多人,但網站公佈連署人數累計卻停留在一個月前舊資料,僅有

驚遠唱高調?動不動就是大連署、大運動,大願景、大論述。

話語總是可以講得動聽,但人們的熱情和信任,經得起幾次唬弄?台灣社運界老怪罪民眾冷 漠,但人們的冷漠總是其來有自。

我喜歡蟬 登錄於: Sun Sep 19 22:42:38 2004

進桑

陳善淨

不好意思, 玄只是指看不懂的意思.

不說玄,說禪好了,太禪了.原來我是得滿分啊,我還以為是得兩個零分.好"禪"啊!:)

登錄於: Sun Sep 19 18:49:00 2004

be totally in a

我就討厭"玄"這個字。不是一再叮囑嗎。

陳真答對了呀。我不是給了一根竹筷和兩個蛋嗎。是滿分呀。那不犒勞啦。

亂碼是系統故弄玄虛,自成亂碼,它多次毀了樂譜,我也不改了。

worl

我怕好命的人 膋錄於: Sun Sep 19 13:40:30 2004 是因為太好命? 還是因為人心是鐵做的? 彷彿根本無法理解他人. 一個人如果真能理解或真的在平別人的痛苦. 絕不會這樣子講話. 陳直 聯合新聞網 2004 / 09 / 19 (星期日) 醫學教育 從服務做起 【聯合新聞網 校園特約記者 袁瑤笙/報導】 如果問台大醫學系的學生,成為一個好醫生,最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精神?相信他們會不假思 索地說:「服務!」 擔任義丁 吸取經驗 服務課由醫學院於86學年度率先推動,一年後全校共同實施;比較特別的是,醫學系的服務 項目除了一般的灑掃校園、協助圖書歸架之外,在二升三的暑假,更特別規畫了一整個禮拜 在醫院當義工的機會,同學可以選擇台大醫院的社工室、病歷室、緩和病房、公館院區、桃 園署立醫院、國泰醫院,或者去醫學資訊組協助架設網頁及資料處理。其中緩和病房以及國 泰醫院與病人有更多直接接觸,雖然辛苦卻更有成就感,是其中最為搶手的項目。 去年在緩和病房服務的陳同學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為病人辦了一場小型音樂會,會後還有 一位癌末的阿姨點了「台北的天空」;他們為此特別去找譜、排練,當阿姨聽完他們用心的 獻唱之後,已經半盲的眼裡不自覺流下感動的淚水。 另一梯次的盧延榕負責照顧一位肺癌末期的老伯,老伯之前由於家境清寒不能得到妥善的照 料,入院時病況非常嚴重,全身的褥瘡清爛並發出異味,他不但自願協助照顧老伯、推老伯 去花園曬太陽、陪老伯聊天,甚至還幫老伯洗澡:他說:「這是生活經驗裡第一次接觸這樣 的病人,與老病死亡面對面,雖然難免恐懼,但是一旦克服了,就能感到助人的極大快樂。 」 接觸病患 心境不同 在台大病歷室服務的李孟臻,在送病歷時被精神病患誤以為是主治醫生,一直拉著他尋求幫 助,那名病患一家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只好互相扶持著來看病;這個插曲讓李孟臻十分震 撼,因此更堅定的希望能夠成為一名精神科良醫。 台大醫學院負責服務課的教授說,服務課的目的希望同學忘記「醫生」身分,從義工角度來 看待整個醫院的體制,一方面可以學習如何無私無我地奉獻,另一方面也是期許同學們因著 這樣的經驗,將來真正成為一名醫師之後,仍舊可以對醫療機制有比較全面的視野。 在國泰醫院服務的郭庭均最難忘的經驗,是跟著醫師深入老舊眷村為老人義診。雖然只是陪 老人聊聊天、協助資料填寫與問卷調查,但是「握著他們手的一剎那,我才深深體會到身為 醫者的快樂。」 #@%&!# 登錄於: Sun Sep 19 13:15:27 2004 對啊,本來就是一堆亂碼.我也是看不懂這題目是什麽.好玄. 陳真 怡靜 登錄於: Sun Sep 19 12:14:27 2004 下面兩篇留言中的"題目",亂碼嚴重,不過因為編輯後台部分原本看到的就是一堆亂碼,所以無法修正,請見諒。 怡靜

大師給的題目不是這樣啊;妳給的是:

。。。`。。。。。`,。、。。。,~。,。。*、!榽。。。,。,。?#12290;。?#12290;。。。!。!。!。!。!。!。!。。!。.

答案是嘰哩瓜啦嘰哩瓜拉。沒答對嗎?

去東珍網站,如果是書呆子或老頭子,建議帶一支放大鏡,要不然怕看不見那麼小的字。我想,對一個團體來講,錢永遠次要。更重要的是一種態度和理解吧,我想。

態度是自己的,理解是別人的。多點理解,就少點誤解。少點誤解,就少點無奈的感覺。

台灣常自鳴得意比 " 共匪 " 進步。但所謂進步,其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曾和一些同學成立過一個兒童人權團體,除了要求開辦兒童免費醫療保險及提高兒福預算之外,旨在提倡一個像廢話一般的觀念,那就是:兒童也是人。

兒童不是物品,不是某人的財產,更不是一種可以「先跟他要錢、再幫他治病」的東西。十 多年前,台灣整天喊說創造了什麽經濟奇蹟,但每年卻有五千名兒童因為沒有錢治療那許許 多多的先天性疾病,因而放棄治療而死掉。

當時升大五,開始到醫院見習,見習到小兒科時,有個我負責照顧的小病人,明明可以治療,但有一天早上到醫院「上班」時,這個小病人卻在昨晚已辦理出院。我很訝異,跑去調病 歷,病歷上寫個 AAD (Against Advice Discharge),也就是「不聽勸告,自行退院」。

我問護士,為什麼這小傢伙不聽勸告?退院不就死路一條?護士說,那是為了保護醫院的一種作法,把法律責任推給病人。當然不是他真的不聽勸告想退院,而是因為家長沒錢治療了。不出院,你幫他付錢嗎?

就因為這樣,台灣一年大約有五千個小孩死於放棄醫療。

小朋友常有各種先天疾病,特別是腎臟病或心臟病或血癌等。這些治療,費用頗高,每個家 長都會說要傾家蕩產救小孩。據我所知,他們也的確都傾了家蕩了產。但傾家蕩產之後,醫療費還是不夠,最後還是得放棄。

當時有個老師跟我講了一個例子。高醫旁邊有個三民公園,他說,他有個小病人的家長,最後也是花光了所有積蓄,不得不給小孩辦出院。小傢伙拔了管子出院後,家長抱著他,去三民公園走了一圈。不久之後,回來跟他要求開一張死亡證書。

在當時,不要說兒童人權犯政治大忌,就算 "人權"

兩個字也根本不許講;「正常人」也絕不會講什麼人權。你若講了,周圍幾乎所有人會覺得你「很怪異」,或說你「思想有問題」、「人格或心理不正常」、「反政府」等等,同事會覺得你講這些什麼人權的,只是在「污染」純潔的醫療環境。

現在看這些「歷史」,也許覺得很荒謬,就好像我們看河南地方政府打壓東珍一樣荒謬,但這些所謂「歷史」,在台灣也不過是十一、二年之前的事而已。沒有什麼好跟對岸炫耀的。

當時有好長一段時間,幾乎每隔三、五天,半夜都會有人打電話來「問候」,相當有恆心, 歷時數月,走到哪,跟到哪。問候內容不外就是「打斷你的腿」之類。我甚至還曾用電話答 錄機,錄下這些千篇一律的內容。

問候的人,並不神祕,他們根本不在乎你知道他的來歷。其中有些我甚至認得他們的聲音, 因為打過交道。除了一些是調查局或警備總部的人之外,我認得出聲音的,有兩位是高雄市 警察局的警察。現在雖然改朝換代,但聰明的人總是不倒翁,恐怕現在都當高階警官了,繼續「效忠」大有為政府。

不管是警察或特務,當年,長官教他們幹這事,就像輪夜班的一種例行任務那樣,不時半夜 打電話來,劈頭就是三字經五字經或「打死你」、「走路給我小心一點」等等。

有一回,也是半夜,一陣威脅怒罵之後說:「陳真,有種你下來,我們現在在樓下等你。」 我就說好,我馬上下去。

那時是春天,夜裏卻有點寒意。平常吵鬧不堪的小巷道,此時卻漆黑一片,空無一人。我站在門口發呆,也許是夜太靜了吧,心裏突然感到一種彷彿無可救藥的孤單和不祥預感。那個說要砍斷我的腳筋的人,始終沒有出現,而那悲傷的故事卻似乎才剛要揭開序幕。

陳直 2004. 9. 19.

Here We Are 登錄於: Sun Sep 19 12:04:35 2004 Again 失聰世界中的音樂 因為"見不得人",所以曾私下給陳真寫了封信,順便問一道題,"以他先試問",并借此 送給生命中重要的東西:一种快樂。 題的名字叫:生產快樂。 陳真給了答案。圣人應該比大師的級別高吧。我取一只竹筷,另從鵪鶉蛋、雞蛋、鴨蛋和鴕 鳥蛋中選兩個熟鴨蛋一并犒勞陳圣人。 標點符號有聲,搞不好可譜成曲子,不妨試試,這道題我個人把它寫成音樂(其實憑借第一 印象,任何給出的回答都是好的)。 小時候常常閉上眼睛,想象自己如果失明,我的生活將長成什么樣子?這世界實在充滿了不 同的"世界"。人,按照老天的計划,自然或非自然的被歸入不同的世界中。李丹的网站是 我常常瀏覽的一個。雖因個人情況短期之內無力可及,但關注還是有的。 想象我們都在失聰的世界吧。外面出奇的寂靜,我們的世界卻是火熱的。不曾知道,又有多 少白雪可以覆蓋万物之聲,又有多少哭泣可以感知,又有多少人能體會有口難辨的壓抑与無 人理解的孤獨?!人群中,并非只有"大海"才是孤獨的,孤獨之世界真的很多,進入任何 孤獨的世界,是基本的人的理解。我們在這里用孩童的純真描述一本來的世界,傾吐一种理 解,尋找人之基本的快樂。网路遍地皆文字,或許寂靜無聲,但我們可以重新編排組合文字 創造自己的音樂,讓它有聲。畢竟,世界就是音樂,就是畫,應該是快樂的。 陳善淨 登錄於: Sun Sep 19 12:01:50 2004 似曾相識 這是從東珍那邊轉貼過來. 陳真 http://www.chinaaidsorphans.org/ showtopic.asp?id=1709&forumid=27 商丘警方在立案調查東珍?! 李丹 2004. 9. 18. 8月22日,志願者紀佩娜和何建章在商丘市柘城縣崗王鄉鄉政府附近被搶劫、毆打。 8月28日,紀佩娜和何建章向柘城縣公安局報案。 9月7日,柘城縣公安局電話通知志願者紀佩娜同學,要求她和志願者何建章回到柘城縣配合 警方取證。由於紀佩娜已開學所以沒能及時趕回柘城。 9月17日下午,何建章和另外一名志願者崔山來到柘城縣公安局,希望配合警方取證8月22日 案件。 但是,從下午3:15到晚上9:30,警方一直在盤問何建章和崔山,並且重新為何建章作筆錄, 著重盤問何建章的身份和與東珍的關係,絲毫沒有提及取證、破案的事。筆錄時有規定,被 訊問者可以拒絕回答與案情無關的問題,這是說警察萬一問跑題的情況,但這次警察不僅沒 有告知何建章有此權利,有一直在明知故犯的詢問與8月22日案件無關的問題,這到底是 為什麽?是無意中跑題了,還是這才是正題? 我們不禁要問,誰是原告,誰是受害者,為什麼一個比被搶劫了身份證、2000元現金,以及 旅行時的全部家當的大學生志願者,要受到警方如此的盤問,好像他是罪犯一樣。警方調查 的到底是什麼案件?是8月22日的搶劫案,還是東珍的所謂"法輪功"、"藏獨"、"外國 特務"、"黑社會"案件? 被搶劫的2000元捐款,是給艾滋孤兒的學費和生活費。搶劫這種善款的傢夥可謂是對無依無 靠的孩子們落井下石,身為正義化身的警務人員應該是和我們一樣義憤填膺,儘快破案才是 ;我們搞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僅沒有去儘快破案,追回善款,反而在做這種無聊的事情。 王國峰夫婦在艾滋病監獄裏面被非法關押了1個月,絕大部分時間警察盤問的不是什麼"詐 騙罪"、"舉重(聚眾?)擾亂社會治安罪",而是想通過他們的嘴挖出東珍的"不法"證 據。 最後,不僅沒有找出一絲一毫東珍的罪證,連控告王國峰夫婦的兩個罪名也不成立,但還是 死鴨子嘴硬,不給無罪釋放,找了鄉官,說是取保候審,一年之內不能聯繫媒體和任何外面 的組織、個人。 如果東珍犯罪了,商斤警察應該找出確鑿犯罪證據來逮捕歸案,不要老是妄想從艾滋病村的

感染者和大學生志願者口中, 詐出什麼, 給東珍以言定罪!